

雲昭／著

馬三家 來信

Sir:

If you occasionally buy this product, please kindly resend the money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Organization, Those people who are under the persic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vernment will thank and remember you forever.

△ This product produced by Unit 8, Department 2, Maoshanjia Labour Camp,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中國.遼寧.沈陽.馬家-勞動教養院=所八大隊)

△ people who work here, have to work 15 hours a day with out Saturday, Sunday break and any holidays, otherwise, they will suffer torturement (酷刑折磨) beat and rude remark (打罵體罰虐待). ~~no~~ nearly no payment (10 yuan / 1 month)

引子

1

美國俄勒岡州。2012年10月。

終於找到了。黑黃相間的盒子上，已經蒙了灰，這是一套萬聖節裝飾品，一年前朱莉·凱斯在Kmart購買後，就一直扔在儲藏室。

幾天之後就是萬聖節，她想起了這套飾品，打算用它來裝飾女兒的生日派對。

撕開包裝紙，打開密封盒子，一個疊成幾折的紙片竟然掉出來。

「媽媽，這是什麼呀？」五歲的小女兒把它撿了起來。

打開後，凱斯震驚地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問話。

這是一封求救信！

信的邊角有缺口，整整齊齊疊了三折。

生疏的英語夾雜著中文，信上寫道：

Sir:

If you occasionally buy this product, please kindly resend this letter to the World Human Right Organization, thousands people here who are under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vernment will thank and remember you forever.

This product (is) produced by Unit 8, Department 2, Masanjia Labour Camp, Shen yang, Liaoning, China (中國，遼寧，瀋陽，馬三家勞動教養院二所八大隊).

People who work here, have to work 15 hours a day without Saturday, Sunday break and any holidays, otherwise, they will suffer tortures (酷刑折磨), beat and rude remark (打罵體罰虐待), nearly no payment (10 yuan / 1 month).

People who work here, suffer punishment 1~3 years averagelly, but without Court Sentence (unlawful punishment) (非法勞教), many of them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are totally innocent people. Only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belief to CCPG (中共政府), they often suffer more punishment than others.

【譯文】

先生：

如果您偶然間購買了這個產品，煩請您善心的幫助將這封信轉交給世界人權組織，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迫害的這數千人將永遠感謝並記住您。

這件產品是由中國遼寧瀋陽馬三家勞動教養院二所八大隊生產的。

在這裡人們每天必須工作15個小時，沒有週末休息時間和任何節假日。若不從就將遭受打罵、體罰、虐待和折磨。幾乎沒有工資（一個月10元人民幣）。

這裡的人平均被判1~3年勞教，但卻未經法庭判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法輪功學員，是完全無辜的人，僅僅因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信仰不同，他們常常遭受比其它人更多的懲罰。

這套叫做「全食屍鬼」的萬聖節墳墓包，果然引起了女兒歡快驚奇的尖叫。

然而，看著擺了一地的骷髏頭、小墓碑、小手骨及血跡斑斑的血布，凱斯感到了一種真實的恐懼。

2

北京，2012年12月。

吃過晚飯的孫毅回到書房，歌舞聲越來越喧鬧了。傍晚過後，對面公園裡有很多人在跳交誼舞。

他關上窗戶，安靜些了。

他打開電腦加密盤，點了一下翻牆軟體「小鴿子」，熟悉的網頁出現了，這個網站在國內是被遮罩的。

突然，一封信的照片吸引了孫毅，他認出了它，甚至認出了信角上的那個缺口！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真的被收到了？！

他有些驚喜，但還是語氣平靜地叫妻子：「李梅，你快過來呀。」

妻子穿著紅格子睡衣，倚在鬆軟的臥榻上，不時發出嘎嘎的笑聲。腳底下，一隻老狗安靜地躺著。像往常一樣，她正在臥室裡看《非誠勿擾》，一檔廣受歡迎的相親節目。她不希望被打擾。

孫毅又喚了一聲，妻子這才趿著拖鞋進了書房。

「這封信是我寫的，」指著電腦螢幕，孫毅告訴妻子，「現在在國外引起了轟動。」

這是一封夾雜著漢字的英文信。她看不太懂英文，但那些漢字的筆體她很熟悉，丈夫的筆跡。

「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妻子也是知道的，她曾給關在那裡的丈夫寄過衣服，那是三年前的事兒了。

一瞬間，緊張和焦慮閃回到妻子的臉上，她轉向孫毅：

「哎呀，你不會有危險吧？他們會不會抓你？」

3

如果寫信人被抓住，將會被怎麼處置呢？遠在美國俄勒岡州的朱莉·凱斯也這麼擔憂過。

在裝飾有小葡萄綠葉壁紙的寬大廚房裡，凱斯坐在電腦前，用谷歌搜索「馬三家勞教所」，獲得的資訊使她不寒而慄。

瀋陽，馬三家，九千多公里以外一個遙遠而寒冷的小鎮，中國的東北。

Made in China，這曾經幾乎是凱斯對中國所有的瞭解。然而這封來自中國的求救信，穿越監獄的層層鐵門和海關的重重關卡，如同神奇的漂流瓶，漂過太平洋，歷經四年的冒險之

旅，最後選擇了她的手把它打開！

她不能無動於衷，因為信的內情如此重大而陌生。

尋求人權組織的關注，一時沒有回應，她只好求助於社交媒體。

十月底，她把信貼在了Facebook上，並寫道：

I found this in box of Halloween decorations that I just opened. Someone in a Chinese labor camp asking for help. I am going to do as they asked, I will turn this over to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No matter how screwed up I feel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there is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 God Bless the USA!

【譯文】

我在一件剛剛打開的萬聖節裝飾品盒子裡發現了這個。身處中國某個勞改營的一個人在請求幫助。我打算回應這個請求，把這封信轉交給人權組織。

無論我們的政治體制多麼糟糕，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上帝保佑美國！

4

又有兩個熟識的同修失蹤，幾天前孫毅還見過他們。北京城裡，已經有幾十個人被抓，這是他剛剛翻牆看到的，因為要開「十八」大了。

關閉了電腦，孫毅默默看著窗外。

樓下的巨幅宣傳欄前，幾個戴紅袖標的治安員在聊天，一個小孩踩著滑輪車跑過「熱烈慶祝十八大勝利召開」的標語，一隻大狗在往前跑，拽著狗鏈的主人緊緊跟在後面。

「誓死保衛十八大」，是當局喊出的口號。大街上，每十一個人中就有一個安保人員；計程車後車窗的搖把被強令卸掉，公車車窗被封死，以防有人迎風拋撒傳單；因為擔心標語飛上天空，放風箏就被禁止了，最後鴿子們也被要求關在籠子裡，不許放飛。

他從網上還看到，他曾經的代理律師江天勇已被強令離京。

這些他都不能告訴妻子。每逢這樣的日子，妻子都擔驚受怕，自從孫毅獲得自由，他們安定的生活才剛剛兩年。

.....

「十八大」終於過去了，妻子本來已經放下的心，又因為這封求救信懸了起來。

5

- 我真希望媒體把「二所八大隊」打上馬賽克，我不知道那裡有多少犯人，但那裡的警察完全可以通過懲罰每個人來找到信的作者.....
- 那些媒體多麼粗心大意！他們完全沒必要透露這封信的確切來源地，那樣寫信人的身份就可以得到保護。真為他們感到羞恥！他們只要能有多猛料報，才不會關心人的死活！
- 「我們無法確認它的真實性和來源。我認為可以說，

這封信描述的情形跟我們知道的勞教所的情形相一致。」「如果這個事情是真的，這就是某個人在呼救，請關注我，請回應。」國際人權組織的中國部主任索菲·瑞恰生說，「這是我們的職責。」

- 「如果這些產品真的是在勞教所製造的，來自Kmart的萬聖節裝飾品墳墓包可能給美國連鎖折扣商店帶來打擊。美國法典第1,307節19條，禁止進口『來自外國罪犯勞動，強迫勞動和（或）契約勞工』的產品。」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ICE）公共事務官員安德魯·蒙諾茲（Andrew Munoz）證實說，該局下屬的國土安全調查部門已經開始調查這個案件。

CNN聯繫了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一位女發言人拒絕證實是否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她說：「這些指控非常嚴重，屬於高優先順序調查。這些活動不僅對美國企業的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也將工人置於危險中。」

- 馬三家勞動教養院位於遼寧省瀋陽市于洪區。記者電話聯繫院辦，一位接電話的男子證實有二所八大隊，不過他不願就此事發表評論，只是強調他們一切按照法律規定辦事。記者再聯繫院政委辦公室，接電話的男子不願多說，只是反復說信中描述的不可能。
- 我很懷疑這封信的真實性。對於一個勞改犯人來說，它太流暢了，我寧願相信它是先寫成漢語然後翻譯成英文的……
- 這封信是假的！英文寫的太好了，而且紙張也很可疑，我的孩子就在美國的一間中文學校上學，他們用

的就是這種作業本，下邊也有「分數」和「家長簽名」這樣的標記……

（以上內容均來自當時世界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及社交網站的網友評論。）

「這封信的作者要是能找到，就太好了。」

一家咖啡廳裡，對面的人拿著剛剛出版的《紐約時報》問道：「你能幫我找到他嗎？」

遲疑了一下，孫毅平淡地說：

「這封信是我寫的。」

6

2013年初，雪後的一個下午，瀋陽馬三家。

計程車裡，一位攝影記者透過車窗，對著勞教所的高牆拍照。

坐在旁邊的孫毅也看著窗外，勞教所圍牆看起來不高啊，當年在裡面怎麼感覺牆特別高呢？他離開這裡已有兩年。

遠遠望去，圍牆裡兩座條式樓低矮荒蕪，就像廢棄的建築。樓邊有一個大煙囪，卻並沒有讓人感到有人煙的存在。那麼多人被關在裡面，外面看起來卻像是空無一人。

凱斯收到的那件萬聖節裝飾品，就是在那個黑黢黢的三層樓裡生產的。

右邊那座灰色的四層樓，就是孫毅寫求救信的地方。

他遙望著那些黑洞洞的窗戶，當年他從那裡向外張望都要

冒很大風險。

四周的景物似乎退去，孫毅彷彿看見那窗戶浮現出很多面孔，因痛苦而扭曲變形的面孔，他們在呼喊、在求救。

但他深切知道，即使近在咫尺，無論多麼高聲的喊叫，大牆外面都不會聽見。外面的人永遠都難以知道裡面發生過什麼，就像這厚厚的大雪，覆蓋了稻田，也把大地上一切聲音都吸收了。

莊稼的殘梗戳出雪地，隱約顯現出的一隴隴田埂，一直延展到大牆腳下。

走在這片田埂上了，這塊當年孫毅透過窗子看到的地方。還沒被踩過的積雪，在腳下咯咯吱吱地碎裂，寒冷的荒野更加空曠而寂靜了。

過去在裡面難得見到的陽光，如今在雪地的映襯下有些刺眼。

迎著太陽，一步步走近時，孫毅發現圍牆其實還是非常非常高……

新收

黃昏，成群的烏鴉盤旋，把勞教所上面的一塊灰暗天空壓得更加低矮了。

一隊人，蹣跚著走過來，像是剛剛從地獄爬出的小鬼。有的揹著青黑色墓碑，有的抱著「大鬼」「小鬼」，有的扛著一大網兜骷髏頭，有的肩膀上掛著手骨頭和腳骨頭。

一隻小孩的手骨棒從編織袋耷拉出來，裡面還擠滿了小骷髏頭，像是嬰兒頭骨，空洞的眼窩透過網眼向外張望著。

孫毅嚇了一跳：難道是在加工人骨頭嗎？屍體加工廠搬到這兒來了？！

多年之後，每當回想這一幕，孫毅仍然感到陰森而怪誕。那時他剛剛被送到六大隊。



鬼活兒 言午寺／繪

這隊人拖著腳步，離離拉拉從一座三層舊樓裡走出來，疲憊不堪，而且衣衫襤褸，滿身黑汗。

「那是八大隊，他們收工了。」旁邊一個老號說。

一、新收六大隊

1

進到房間，田貴德才抬起頭來，沒有電棍摠他腦袋了。

一個黑臉的人看著他。

「這是哪兒？」田貴德蒙裡蒙登地問。

「黑臉兒」蔫蔫笑了，點頭示意旁邊的人：「你，告訴他，這是什麼地方。」

田貴德這才知道，自己給送到瀋陽馬三家了！

從押解車一下來，腦袋就涼颼颼的，比北京冷多了。北京調遣處（註：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是一個派送勞教人員到各勞教所之前的中轉機構，也是勞教所）的警察還說要把他送回河北老家呢。田貴德是河北保定人，三十九歲。

在調遣處的院子裡，突然就緊急集合了。勞教們兩手交叉抱頭，光光的腦袋都夾在褲襠裡，一排排蹲著。「不許動！老實點！」手持電棍的警察們不停地吆喝，來回巡查。

到處是警察，一直到大門外很遠的地方，道路兩側都林立著全副武裝的警察。押送車是普通的旅遊車，沒有標誌。

勞教兩人一組被銬在一起，低弓著身子上車。田貴德剛一揚頭，腦袋上就壓過來一根電棍：「低頭！」

在車上，「抬頭就打」，必須把頭窩在前排靠背下面。田貴德一直不能抬頭。

「像賣豬一樣」。車窗被拉上簾兒，四五十人就這樣被塞

進去運走，他們不知道要給運到什麼地方。

2008年4月初，他們被北京調遣處賣到了馬三家勞教所，一人賣八百，這是後來聽警察說的。

田貴德沒有想到，到馬三家把頭抬起來後，就再也不許向窗外看了。時時處處，在廁所都不能看窗外，即使夜裡也不能看窗外，「發現就打！」

「早上起來望一望窗外也不行嗎？」

「不行，違反規定，任何人都不准靠近窗戶！」

2

和田貴德不同，孫毅在路上就知道去哪兒了。

透過窗簾縫，戴眼鏡的孫毅瞥到，前行路標的方向都指向東北遼寧，偶爾閃現的車牌，都標有「遼A」字樣；罵罵咧咧的警察也是東北口音，他很熟悉的口音，因為他在東北大連上的大學。孫毅估計，可能是去馬三家了。

調遣處的警察早就威脅過他：「不老實就送你去馬三家！」但他還是疑惑，馬三家真有男所嗎？他倒是聽說過馬三家女所，聽說過那裡的十八個女法輪功學員被投入男牢的事兒，但官方媒體一直堅持說馬三家就沒有關押過男法輪功學員啊。

這是四十二歲的孫毅第八次被抓、第二次被勞教。

兩次勞教，上次在中國南方，這次在中國北方。

在南方，他被無條件提前釋放。

這一次，他有種感覺，更大的考驗可能真的來了。

下了車，天都快黑了。

一群身穿迷彩服的早已等在操場。

「把頭低下！」他們揮舞著棍棒。

「不許往兩邊看！」抬頭張望的人很快就挨了棍子，「排隊上樓！」

上到三層，經過大廳進入筒道，孫毅看到了筒道口的牌子：六大隊，封閉區。

3

「離窗戶一米的距離不許停留！」

第二天清點人數，孫毅正好排在靠窗的位置。他趁機向外張望，看到的是院子和操場，遠處有一圈圍牆，圍牆外是茫茫原野。

「把頭低下！」突然一聲大喝，一個穿迷彩服的拿著木棍跑過來，再一次重申了六大隊的規矩：

「不許看窗外！」

孫毅的方位感極強，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想弄明白自己在哪個方位。

他不知道，往南兩公里，就有一條橫穿教養院的國道，叫新魯高速公路。再往南不到八公里，每隔七分鐘，就有一列火車呼嘯而過，那是中國最早的京奉鐵路，1907年就建成了，叫瀋山鐵路，從瀋陽一直通到北京正陽門，全長八百六十二公里。正是這條鐵路，使馬三家鎮成為瀋陽的門戶，成為東北和關內各地物資交流的必經之路。

據官方1999年出版的《馬三家勞動教養院院誌》記載（以

下簡稱《院誌》），馬三家勞動教養院，是「新中國誕生後組建的第一批勞教場所之一」，1957年成立。當時是一個大農場，到處是墳包、荊棘和荒地。因為地勢低，容易內澇，當地人稱「蛤蟆塘」。

經過勞教人員多年的起高墊窪、平整土地，如今，馬三家勞教所總面積已近三萬畝，除多個勞教所和監獄佔地之外，還擁有一萬五千多畝耕地，它一度曾是遼寧省瀋陽市最大的農副產品基地。

《院誌》上這樣記載：

「經過四十年的辛勤耕耘，我院從穀物生產為主的小型農場發展成為以農牧工商為主體的多種經營的大型農場，現擁有耕地15600畝，……一座年出欄3萬頭商品豬的機械化養豬場，……還有年產值1000萬元的機械廠、年產20萬套（件）服裝的被服加工廠和年產20噸白酒的釀酒廠，還擁有200多輛各類機動車和以商貿為主的正在興起的第三產業。這些具有一定規模、門類齊全配套的產業，全年創總產值1億多元，居全省同行業首位，相當於全省『兩勞』（「勞改」和「勞教」的簡稱）系統總產值的1/8，佔省內18個勞教單位總產值的1/2，對繁榮全省『兩勞』事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4

「1997年以後，農產品就不值錢了，光靠種糧食根本開不出警察的工資，勞教所只好自己想辦法找活兒幹。」讓勞教們「挖管道，賣廢鐵，清理垃圾，也沒有什麼油水」。

到了1999年，勞教所「都快黃攤兒了，連電費都繳不

上」。

「是薄熙來把馬三家給救了。」勞教所很多警察都感謝薄熙來。

2002年薄熙來當了遼寧省省長，批准投資十億元進行監獄改造，據說「在馬三家就投資了五、六個億」，市內的大北監獄等都遷到了馬三家，馬三家成了全國最大的監獄城。馬三家勞教所也被重新擴建，薄熙來的舉措使破爛不堪的勞教所重獲生機。

「過去勞教人員少，種地人手都不夠。」這幾年，勞教人數增多，帶來了更多的商機。「有好幾個開出租的都不幹了，開了名菸名酒店。」曹老四很健談，「外地人才會買，給警察送禮唄，本地人可消費不起。」

瀋陽人曹老四，退休後在馬三家買了房，每天拉活兒。這裡買房安居，比城裡便宜多了。

曹老四把坐他車的客人分成三類：勞教的，看勞教的，還有管勞教的，就是警察。

據《院誌》記載：

解放後，馬三家勞動教養院適合國情需要，「最開始關押的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右派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有歷史問題的，還有越境叛逃的」，後來，「流氓盜竊的，不務正業的，不服從工作分配的，不服從就業轉業安置的，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的也都給關到這裡改造」。

「八三年『嚴打』，一年就關過五千多人，『六四』之後還關押過『動亂分子』呢。」曹老四說。

「現在關什麼人呢？」

「都是犯錯兒進來的唄。吸毒要錢的，賣淫嫖娼的，小偷小摸的，打架的，倒賣發票的，賣黃盤的（黃色光碟），搞傳銷的。這幾年勞教的人多，現在上訪的可多了。」

「對了，還有煉『法輪兒』進去的，出來還煉，又進去了。」

5

馬三家勞教所門口，是曹老四每天趴車等活兒的地方。門口牌樓上，懸掛著一個白色牌匾：遼寧省思想教育學校，旁邊的黑色石牆上，寫著「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所」。

灰撲撲的街面上，曹老四的紅色三蹦子尤其亮麗顯眼。

大部分搭車的是「看勞教的」。教養院這條南北十公里的路，曹老四一天要跑上很多趟。

和鎮上的馬路不同，教養院裡的柏油路又平又直。往左先是警察家屬區，然後是院部、蒲河公園，再走幾公里，就是女所。穿過高速公路，繼續往前是男二所，再跑上三公里，就是男一所，再往裡去就是嶄新漂亮的瀋陽監獄城了。

二、怎麼到了馬三家

1

李成君怎麼也沒想到，因為送人一本書，自己就給勞教了。

2007年夏天，一個收廢品的老頭和李成君聊起來。老頭說身體不好，李成君就給了他一本《轉法輪》（法輪功修煉的主要著作），「我以前病得上不了班，看了這本書，病全好了。」

第二天這老頭兒敲開了他的家門，跟著闖進來的，是後面的一幫便衣。

「就我自己煉。」即使李成君這麼說，警察還是把他全家都抓了。他的妻子和表妹非常誠實，承認也煉法輪功，最後她們就和李成君一起被判了兩年勞教。

李成君有個小舅子，在派出所當聯防。他說，北京各個派出所、社區，都有抓人指標，警察按指標抓人，抓不夠就完不成任務。後來他打聽到，舉報李成君的那個老頭得了幾千塊錢的獎勵。

這種獎勵機制在奧運期間就完全公開了。當時《北京青年報》上連續刊登著舉報恐怖分子和法輪功活動有獎的啟事，舉報依據案情大小被分成不同獎項，每種獎項能獲得數額不等的獎金。

2

怎麼這麼多「紅袖標」（指戴紅袖標的臨時治安員）？大老李一邊往沿途自行車筐裡投放傳單，一邊疑惑著。農曆新年剛過，他不明白，又是什麼重要日子呢？街上這麼多戴紅袖標的？

「我是警察！」突然有人從後面拍他肩膀。

扭頭一看，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傢伙，手裡拿著大老李剛剛放進車筐裡的傳單，保安服上套著紅袖標。

「我可沒幹壞事兒，你看看這上面是什麼，全是事實呀。」

大老李打開傳單，上面是酷刑圖片。

小傢伙愣住了，但很快一本正經地說：「這是我的任務。」

「如果我沒幹壞事你抓我，你不就做壞事了嗎？」大老李很嚴肅。

遲疑了一下，小傢伙的手還是緊抓著大老李不放：「大哥，我能拿獎金了，我得謝謝你啊！你跟我走吧！」

還沒進派出所值班室，小傢伙就嚷嚷開了，「我抓了一個！」

「瞧瞧人家，一下就掙了兩千塊！」說話的是所長，剛剛開過奧運安保動員會，這麼快就有了戰果，他也很高興。

進了看守所，大老李才知道，「每天都嘩嘩往裡收人，外面狂抓呢，進入奧運安保期了！」

3

來北京才五天，河北蔚縣的李明龍就在旅館裡被警察帶走，他看《轉法輪》被查房的警察發現了。

當時李明龍正在小旅館等著應聘。為了奧運安保，2008年北京向河北大量招收保安。

三十三歲的李明龍下過煤窯，「那一次井下塌方，要不是修煉，要不是法輪功師父保護，我就沒命了。」他反復告訴警察。

但警察認為他「擾序」，擾亂社會秩序，勞教兩年。

4

薛文也是在旅館被抓的。他是江蘇人，出差到北京，住進旅館不到半小時，警察就找過來了：「你是煉法輪功的吧？」

薛文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被當場打開，查到有明慧網（法輪功網站）的下載資料。

警察說：「跟我們走吧。」

隨後，薛文被勞教兩年。

2008年奧運前夕，所有車站、賓館的身份查驗都與公安系統建立了聯網，法輪功學員的身份資訊幾乎都被做了特別歸檔。

5

「開門！再不開就鋸門！」

劇烈的敲門聲震動了北京昌平的一個生活社區。一群拿電鋸的警察，堵住了范質彬的家，最後房門被迫打開。

徹底搜查。翻了個遍，也沒有找到他們想要的。為了讓范質彬夫婦自己說出口供，警察把他倆關進了轉化班。

范質彬夫婦被舉報給人安裝過衛星接收天線。證據不足不夠判刑，但因為他們拒絕「轉化」（指放棄法輪功信仰），2008年5月，同時被判勞教兩年半。

6

孫毅被抓那天是2008年正月十三。

早上他和妻子說，我出去兩天，正月十五就回來。孫毅經常出門，她都習慣了。

因為離奧運還有半年多，孫毅沒有意識到奧運「安保」已經啟動。他要去見田貴德和大齊。他們三個是個技術小團隊，有時去安裝新唐人衛星接收大鍋，順便做技術支援。通過郵箱，他們約好了見面時間和地點，計畫去一個放資料的地方拉設備。

傍晚，他們開車到了一個叫盛世嘉園的社區，把房間裡的兩臺打印機、一箱《轉法輪》、一箱《九評共產黨》及一些耗材裝上車。

空曠的院子裡，突然就四下飛奔出一群警察，三個人同時被摠倒在地：「不許動！」

警車上，孫毅聽到偶爾還有冷冷的幾響鞭炮，有一下沒一下的，年還沒過完呢。

在拘留所，孫毅始終零口供。最後讓他簽字時，他吃驚地看到審訊記錄有好幾張紙，原來這警察一直低著頭，是忙著編筆錄呢。

「我什麼都沒說，你怎麼能隨便寫呢？」孫毅撕了筆錄。
很快他還是被判了勞教，兩年半，罪名是「擾序」。

7

單膝跪地，雙手托起飯盆，李成君大聲喊出報告詞：

「隊長好！報告隊長！五班勞教人員李成君求飯！報告完畢！」

於是，坐在飯桶旁邊的警察舀出一勺粥，稍微把勺子抬高一點兒，倒在李成君托起的飯盆裡。李成君馬上喊道：「謝隊長！」（勞教所裡對警察通稱為「隊長」。）

李成君不明白，吃一頓飯，怎麼需要這麼複雜的一套程式？幾次跪地求飯後，本來不認為自己有罪的李成君，已經矮了大半截，他真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

儘管調遣處有專門的學習委員演示「求」飯儀式，還是有很多人動作達不到標準。看著勞教們反復練習跪地、喊報告詞，李成君就想：遭罪遭到這一步，也算是到頭了吧？

「牛什麼？不是硬嗎，我一電，他連屎都得吃！」開大會時，調遣處的警察這樣說。

「北京調遣處不算什麼，」一個「五進宮」的小偷兒對李成君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人間地獄，馬三高陽。」

河北高陽勞教所是用棍子把人往死裡打的地方，比高陽還黑的就是馬三家勞教所了。

那個離北京六百多公里的馬三家，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呢？

李成君怎麼也沒想到，妻子被送到內蒙，自己和表妹居然就被賣到了馬三家。

在調遣處，孫毅沒有「求」過飯，他絕食了。

他拒絕寫《不煉功保證》，帶動了同大隊的其它法輪功學員，有的也開始絕食。警察一看要出事兒，趕快給孫毅蒙上黑頭套送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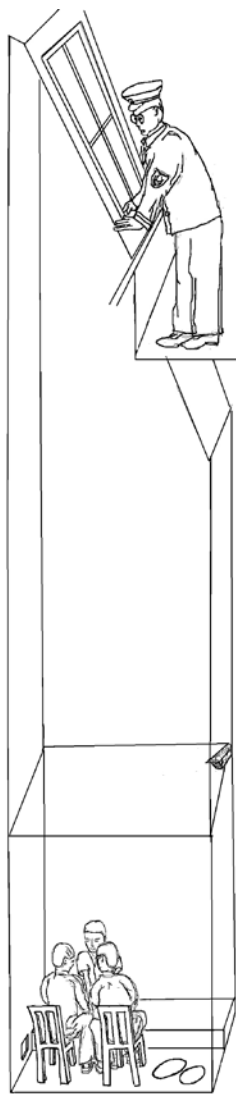
取下黑頭套，孫毅看清了他進入的這個房間：方井一樣的狹小監室，斜陡的屋頂有六七米高，光線從頂部的天窗折射下來，照進了大約三平米的封閉空間。

鐵門緊鎖，唯一能通向外面的，就是鐵門下的一個洞口。

洞很小，能塞進來飯食和解大手用的手紙，有時會露出一雙眼睛，那是外面的人趴著往裡面看呢。

地面嵌著一個便池和洗臉池，一人多高的牆壁，都包上了煙灰色軟包面。孫毅猜想，這可能就是防自傷自殘的「麵包房」吧，以前聽說過，他知道自己被關了「小號」。

「這不叫『小號』，叫『隔離室』，」警察找他談話時糾正說，「而且，這裡勞教人員都叫學員，我們可都是文明管理。」



小號 孫毅／繪

文明管理沒有刑具，沒有電棍，有「人肉銬子」。

「人肉銬子」就是「活枷鎖」，就是讓兩個「包夾」（被指派專門貼身看管、監視法輪功學員的勞教人員）用身體把人「銬住」。

孫毅坐在小床上，兩條腿被「包夾」用他們的雙腿夾持，他們再用一隻手握住孫毅的手，用另一隻手按住孫毅的上臂，這樣，孫毅的四肢就被牢牢鉗在「包夾」的身體裡了。

房頂天窗的馬道上，警察走來走去。房間裡的監視器時刻亮著一個紅點，監聽設備先進，竊竊私語都能被放大。喊話器裡，突然就會傳出大聲責罵：「不許說話！」

於是，三個大男人互相對望，身子貼著身子，肉挨著肉，不說話。在隔音良好的房間裡，經常就只有重重的呼吸聲了。

到了馬三家，回憶起北京調遣處的「人肉銬子」，孫毅這才明白，為什麼調遣處的警察說他們是「文明管理」了。

